我與書：記憶中的零零碎碎

吳 彬

看劇本也是一個大收穫。書櫃最下層有一大堆書，都是一本本薄薄的戲曲劇本，小小的開本，每本有兩三個劇目。我一本本看下來倒也津津有味。近年聽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出版過《京劇叢刊》，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即爲這套叢刊。如今看央視戲劇頻道的演出，碰上沒看過的劇目也能大致猜出是哪齣戲，就是因爲當年讀這些小本子攢下了一點兒童子功。此後依然還是很愛看劇本，從兒童讀物——什麼《果園姐妹》、《國王的噴嚏》、《十二個月》、《寶船》一直看到《博馬舍戲劇二種》、《梅蘭芳演出劇本》，甚至零零散散找到的莎士比亞戲劇都生吞活剝了。但閱讀郭沫若的話劇劇本對我而言是里程碑性質的。那個年齡的孩子，血總是熱的，郭沫若筆下那些詩化的台詞更是容易讓人讀起來血液循環加速。他的劇作中最打動我的是《南冠草》，明末那位爲抗清而慷慨赴死的英雄少年讓我寢食難安。在那以前，我根本不懂看書要看前言後記或其他附屬的文字部分，是從讀這本書開始，才明白了這些文字原來不是多餘的。我不僅反反覆覆地讀了作者對劇中人物時代、環境、身世的考證，還追蹤了劇名是出自唐代駱賓王的詩句「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知道了「西陸」就是監獄，「南冠」是楚國囚犯戴的帽子，連帶也搞明白了《革命烈士詩抄》裡那句「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書是借的，是要還的，但實在不忍釋手，於是我這個一向最煩執筆的大懶人，破天荒地盡最大努力工整地抄下了書中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和《遺夫人書》。對兩篇文字中所有的生字，也不像以往讀書時那樣不管不顧、混過拉倒，而是一個不漏地查了字典、注了音，再躲到隱蔽的地方去放聲誦讀。應該就是在那個時候，從這些聲調鏗鏘的字句裡，我眞正體會到了中國文字無與倫比的感染力，感受到了一種未曾經歷過的神思飛越、盪氣迴腸。直到今天，我對於南明以至明末清初的歷史都還是非常感興趣，碰到有關的書籍史料全不放過，而這都肇因於少年時讀了《南冠草》，碰到了「夏完淳」。

與今天一樣，讀書是需要經濟條件的。我的經濟來源自然是爸爸媽媽。要說他們不許我看書，實際是不準確的，他們只是認爲小孩子「沒有辨別能力」。所以母親自己給我選擇她認爲適合我這個年齡的讀物，比方《小黑馬》、《小金馬》、《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布頭奇遇記》。這些書也好看，但很快我就因爲這些「都是給小孩兒看的」而不滿足了。但母親給我拿來的許許多多各種民間神話、傳說、故事，卻始終是我的最愛。什麼《金瓜與銀豆》、《金玉鳳凰》（藏族民間故事）、《維吾爾族民間故事》、《波蘭民間故事》、《俄羅斯勇士》、《普希金童話》、《格林童話》、《中國民間故事選》等等，這些書就是今天拿來看，我也仍然會覺得興趣盎然。

媽媽供給的讀物既是不能完全滿足我，只好自己設法去書店買，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錢的問題了。我有不固定的零花錢，譬如要過少先隊隊日啊、春遊啊、暑假看電影啊，都能得到幾毛錢。但更可靠的財路是另一條：父母上班早出晚歸，我的午餐是媽媽與胡同口的一家小飯館商量好由他們供應的。餐費是一頓兩角錢、二兩糧票，大約是按二兩米飯一個甩果豆腐湯的價錢算的。最好的是飯錢由我自己每天付，這就成了我的大財源。買飯買菜於我根本用不着，買一個牛舌燒餅六分錢，一塊榨菜也就三四分錢，或者買一勺辣椒糊更便宜。吃這樣的午餐不必坐在飯館裡，省了錢不算，還省出了跳猴皮筋的時間，雖然後果是突然有一天胃痛得滿床打滾。醫生看了說是慢性胃炎，媽媽警惕起來，從飯館裡打聽出了我的不守規矩，從此加強了管理措施，財路自然也就中斷了。

但畢竟在不短的一段時間裡，我有了更多買書和買冰棍的錢。第一次支出的買書費用，買的是王府井那家專賣「小人兒書」的新華書店裡當時最貴的一本——迪斯尼卡通片的彩色連環畫《白雪公主》，售價五毛五分。那天晚上父母外出，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眞是天從人願，我捧着這本久已眼饞的寶貝書躺在床上一頁一頁地翻，猛古丁看到了白髮黑衣、長鼻獠牙的老巫婆。那一驚非同小可，我本能地把書扔了出去，拉起被子蒙住頭，嚇得大氣不敢出，不想就此睡着了。第二天起來才發現，書正好扔到了房門邊的洗臉盆裡。我洗完臉沒有倒水，於是「白雪公主」就在水裡泡了一夜。我的心疼就不必說了，想了不知多少辦法要整理好這本書，還拿到同學家，請同學的媽媽用烙鐵熨過，但再也沒能讓它恢復原貌。

（四之二）

李鼎銘其人

人與事

劉開生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爲人民服務》一文中，曾對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給以高度讚揚。李鼎銘不僅是熱心民主革命和抗日事業的陝北開明紳士，而且還是一名醫術高明、造福鄉里的中醫大夫。

李鼎銘原名豐功，陝西米脂人。幼年寄居舅父家讀書，兼習中醫藥學，熟讀過《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醫書。後考中秀才任稟生。辛亥革命後，曾任米脂縣米東區區長、米東區財務委員會主席等職。一九二六年，辭去國民政府的官職，在米脂縣城開診所行醫。李鼎銘醫術高明，治好過當地許多疑難雜症患者。他還醫德高尚，不論白天黑夜，颳風下雨，只要有病人求救，他就出診爲其看病，對付不起藥費的窮人，他就免費治療。

一九四一年底，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李鼎銘被選爲邊區政府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舉家遷往延安任職。在任期間，他積極推行掃除文盲，培養知識分子，在群衆中普及衛生習慣等工作。從政七年，他對自己主管的工作事必躬親，並不顧年邁體弱，堅持調查研究。在延安期間，李鼎銘除了忙於政務，還利用其精通中醫學的有利條件，爲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幹部、戰士、學生和老百姓治病。

毛澤東因長征途中患過風濕性關節炎，到延安後經常舊病復發。嚴重時，關節活動受限，走路困難，胳膊抬不起來，吃了許多西藥都無濟於事。一次，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與他商量，請李鼎銘來爲他看病。毛澤東早就聽說過李鼎銘醫術高明，看好過不少病人，便欣然同意了。

當李鼎銘來到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窰洞時，毛澤東親自出門迎接。兩人走進窰洞，李鼎銘先向毛澤東詢問病情並把脈。一陣「望聞問切」後，李鼎銘手握毛筆開出四劑中草藥，他十分自信地對毛澤東說：「吃了第一劑，保你胳膊抬得起；吃了第二劑，你的胳膊能轉動；吃了第三劑，胳膊能夠活動自如；四劑藥吃完，管保你能爬單槓。」毛澤東服完四劑中草藥，感覺甚好。爲了鞏固療效，李鼎銘「效不更方」，又給毛澤東開了幾劑讓他繼續服用，從而治愈了毛澤東的風濕性關節炎。後來，他又用按摩療法逐漸治好了毛澤東的胃病。此後，毛澤東不僅有病就請李鼎銘來診治，並且還把李老推薦給周恩來、朱德、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等人。李老在爲他們治病的同時，還與他們結下了深厚友誼。

除此之外，李鼎銘還在邊區文教大會上號召中醫大夫貢獻祖傳秘方，由政府彙集編印，發放給各根據地醫療衛生單位使用。他的這些做法有效緩解了當時根據地醫務人員少、群衆看病難的矛盾。李鼎銘爲邊區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後來，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延安陝甘寧邊區成立了中醫研究會、中西醫協會、中醫訓練班。李鼎銘兼任中醫訓練班主任，於繁忙的公務之餘，積極參加這些組織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邊區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李鼎銘在延安時的醫療衛生工作實踐，還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後，全國衛生工作中西醫結合方針的確立。

「樂山樂水清如此，名相名醫道自尊。」這是一九四五年謝覺哉爲李鼎銘六十四歲生日題詩中的兩句話。這兩句話，高度總結、概括、讚揚了李鼎銘嚴於律己，辦事公道的工作作風和高明的醫術。崇敬之情，躍然紙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鼎銘不幸病逝。陝甘寧邊區政府爲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送了花圈。

不該被遺忘的死海

彭 齡

域外漫筆

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艱難地通過了《哥本哈根協議》，《協議》雖然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採取自主減排作出了安排，並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廣泛共識，但會場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待這些問題上立場的尖銳對立，依舊讓世人憂心忡忡。

氣候變化問題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爲年復年、日復日，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無節制的排放導致的「溫室效益」，造成全球大面積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及洪澇災害頻發等等，給全人類、特別是不發達國家，造成日益嚴重的危害，已經嚴重地威脅人類的生存。

早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有兩件看似荒唐的「作秀」，引起我的注意。一次是去年十月十七日，馬爾代夫總統納希德，在六米深的海底主持召開了全球首次海底內閣會議。我們從電視新聞上看到，與會者們身着黑色潛水衣，佩戴着潛水鏡和潛水裝置，在海底「會場」正襟危坐。每個人旁邊配備一名潛水教練員和保鏢。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全球氣候變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嚴重地威脅着馬爾代夫的存亡。另一次是十二月四日，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的前三天，尼泊爾總理庫馬爾・尼帕爾率領尼泊爾二十餘名內閣成員，乘坐直升飛機到海拔五千二百四十二米的卡拉塔爾營地，召開「世界最高」內閣會議，呼籲國際社會「拯救喜馬拉雅」。每位閣員身旁都備有應急的氧氣罩，持槍的軍人、醫護人員以及經常爲各國攀登珠峰的登山隊員揹運帳篷及登山設備的夏爾巴族揹伕們，都在一旁隨時待命。「會議」一結束，女副總理柯伊拉臘和一些老年的部長，立即由揹伕們分別扶上直升飛機……我們原本對「作秀」，向來是不屑一顧。但對這兩次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內閣會議」，讓我們對「作秀」，卻有了新的理解與看法。並對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給予更多關注。

就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的當天，一個小插曲也十分引人關注：一個斐濟女孩在會場上哽噎着說：「我們斐濟人什麼也沒有做，可氣候變化對斐濟影響最大。我有一個夢想，十五年後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們會有一個家。而到那個時候，我們還會有一個島嶼。我們需要一個對窮國和富國都公平的協議，希望你們能幫助我……」她的呼號令千千萬萬人動容。

會上沒有人提到死海，或許死海根本提不上哥本哈根會議的議事日程。而我們卻由世界氣候大會立即聯想到死海，死海同樣是亟待國際社會關注和解決的迫不容緩的難題之一。

死海是以色列猶地亞山系與約旦高原之間夾峙的內陸湖，也是著名的東非大裂谷的尾閭。它是世界上最低的水域，水面平均低於海面四百餘米，由深淺、大小不同的兩個湖盆組成，北面的大而深，南面的小而淺。由於水中含鹽量高出其他海水十倍以上，任何生物都不能生長，故被稱作「死海」，即《聖經》上的「鹽海」。《聖經・創世紀》中還記載着所多瑪和娥摩拉兩座「罪惡之城」，遭上帝懲罰沉沒在南部水域。死海地區日照強，氣候旱燥，年降雨量約五十毫米，而年蒸發量卻高達一百四十毫米，雨水的補給遠遠抵不過蒸發的消耗。它唯一補給水源，是上游黎巴嫩、敘利亞境內的奧賈河、雅爾穆克河交匯而成的約旦河。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初到敘利亞工作時，敘、以邊境的戈蘭高地上，日日炮戰不已。以色列是處於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包圍之中的移民國家，它只有不斷增加移民數量來抗衡。以色列可耕地很少，以政府便計劃將北部有限的水源，通過修建大規模的國家輸水工程，引到南部內格夫沙漠地區。爲抵制以色列「截取」約旦河水，敘利亞也在上游實施「改水工程」，將約旦河上游的水分流。兩國爲爭水每日炮戰不息。而每當敘利亞「改水工程」受阻，或工程人員、機械遭受損失，敘利亞便自戈蘭高地炮擊以色列北部農業區進行「報復」，這也正是以色列發誓非要奪下戈蘭高地不可的緣由……

我們第一次去死海，便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敘利亞工作的時候。死海的秀美、神奇給我們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八、九十年代我們在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工作時，每次去約旦總要去看看死海。除了仰身飄浮在死海上，享受那百忙一閒中，卸下身心負載，全身心投入大自然懷抱的樂趣之外，也深刻地感受着、見證着死海的變化。特別是由於約旦河水由於截流，以及流經地區人口驟增和疏於治理，注入死海的流量越來越少；而全球氣候的變暖，使本來就乾旱的約旦河谷及死海地區荒漠化程度更加加劇；再加上以色列、約旦對死海的鉀、錳、鎂、氯化鈉等礦物質的無序開發和工業污染，都加快了死海蓄水量與水面的萎縮。如果不加快治理，死海終有一天將變成眞正的「死海」！

我忘不了一九九八年赴以色列進行學術交流時，從耶路撒冷前往死海地區隱吉狄自然保護區參觀的途中，導遊特意指着路邊一處山崖上一九一三年英國學者考察時，留下的當時死海海平面的印迹。再看看眼前距公路二百米開外的死海海面，八十五年間死海縮小了五分之一！而且，枯竭、萎縮的速度還在逐漸遞增、有科學家預言，照這樣下去，不用一百年死海將從地球上消亡。令我們唏噓不已！那次訪問後，我們曾寫過一篇短文《死海憂患錄》，後來收入散文集《走進迦南地》中。

從那時起，我們所看到的死海，無論是在東岸或是西岸，都是東岸楔入死海中部、將死海劃分成南北兩湖盆的利桑半島北面的那個大而深的湖盆中的水面。儘管「海」面在不斷縮小，但依舊是藍寶石一樣鑲嵌在約旦河谷地中的一片「海」。特別是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除了驚異於它的神奇、美麗之外，不會感到它正瀕於消亡。而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當我們再次赴以色列進行學術研討時，去看了利桑半島南面的那個小而淺的湖盆，湖盆上已經找不到「海」的蹤影，「海」中間築起一道道長堤，把「海」分割成一塊塊鹽田，那死海特有的寶石般的藍色也早已褪盡，驕陽下泛着一片刺眼的慘淡的白光。岸邊，巴掌大小的地方，竟擠擠挨挨建起了凱悅、卡爾頓、皇冠……等四五家超豪華國際酒店。主人原爲我們在其中一家預訂了午餐，由於在途中多耽擱了十分鐘，到了那裡沒了座位，餐廳經理不得不連連道歉，足見遊客擁擠。遊客們到那裡主要是享受死海的陽光、空氣和海水，稍帶着用死海泥，死海稀有的礦物質治病和美容。沒有「海」怎麼辦呢？相關部門不得不開鑿一道長長的水渠，將北面湖盆裡的「海」水引到這些豪華酒店。這顯然是不能長以爲繼的事……午餐後，我們乘車前往馬撒達，返回時已是暮色蒼茫。當汽車順着山路蜿蜒而上，我們從車窗俯瞰死海邊國際超豪華酒店密集的旅遊區，璀璨的燈火像天上的星座。再遠眺東岸，同樣也有萬點燈光和約旦高原上的星星連成一片。這情景沒有給我們帶來絲毫愉悅，相反，它說明國際社會，相關的政府與國際富豪們並沒有將資金投入拯救死海的計劃，而是乘着死海乾枯之前競相榨取死海最後的一點點資源。瀕於枯竭的死海泛着一片慘淡的白光，遙對着天邊一彎冷月，我們的心在滴血……

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們曾多少次發出「拯救死海」的呼籲，多少次提出修建運河或管道系統，將地中海或紅海與死海連接起來，用地中海或紅海海水進行調劑，達到水量耗損與補給平衡。希望將世界上唯一的有着「地球的肚臍」之稱的美麗又神奇的死海永遠保存下來。然而，和中東綿延不斷的矛盾衝突，戰亂或戰爭比起來，科學家們的呼籲是多麼微弱啊！

死海一景 （網上圖片）

蒸年饃

飲食男女

楊不離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內地北方鄉村，爲了備足正月待客的食材，臘月蒸年饃是每個農家的必備課。

那時沒有機器，蒸饃全靠手工製作。頭天發酵麵，碩大的深口黑瓷盆裝足半盆麵糰，放到柴火燒熱的炕頭上，盆口蒙一層塑料，捂上厚厚的棉被。

翌日一早，麵糰胖了一倍多，都溢到了盆沿邊。給發酵好的酸麵糰加麵粉、加鹼。鹼的用量特別重要，直接決定了饅頭的成色。這眞是人類食物史上偉大的發明。只有酸鹼受熱完美的中和後，生麵糰蒸出來的饅頭才鬆軟可口，猶花苞將綻欲綻，脹鼓鼓似含着一口氣，壓下去即刻反彈回來且不留痕跡，鮮活得彷彿裡面藏着蓬勃的生命。

年饃一蒸，每家至少三四鍋。一鍋十幾層籠，壯觀地疊加成高塔。下面開着鼓風機燒炭火，得專門派一個人往灶火裡添炭。大塊的麵糰置於巨大的案板上，揉、搓、剁、上籠，幾乎全是母親一人操作。那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母親前傾着身體，腰抵着案板，全力以赴地揉麵，圍裙上沾滿了白花花的麵粉末，輕輕一拍，雪花般都飛到了孩子們的記憶裡。常常是一大早起來，母親先派孩子們出去借籠，湊二十多個籠才夠用。一籠大致能蒸三十個小饃，一鍋十幾籠，就是三百多個。三四鍋下來，攏共蒸足近千隻，儲在半人高的大肚瓦甕裡，吃到元宵節還富餘。

蒸到最後一鍋，才是重頭戲。這時母親開始蒸包子和花饃。包子餡有豆沙、黑糖、羊肉大蔥、白菜豆腐粉條豬肉，最平常也最耐吃。花饃比包子技術含量高很多，什麼盤龍、兔子、老鼠、蓮花、桃子，各式各樣活靈活現。用五穀、棗、辣椒製作的鼻子眼睛嘴巴，最後上點食色。這樣精心製成的藝術品，主要是用來送禮的。

小時候每到臘月二十八九，我們家蒸年饃，是我最快樂的日子。早早搬了櫈子、大小桌子，擺在大院子裡，專門負責給剛出籠的熱饅頭翻個，晾涼。鄰家的朋友過來串門，雙手舉着她家剛出籠的包子，我們商量換着吃，熱呼呼尚燙手，一邊吹一邊吃。年包濃香醇郁的味道，多年後依然留在記憶裡。後來出現了機器饃，硫磺燻過，雪白齊整。一袋小麥能換回幾百隻。於是家家戶戶大規模蒸年饃的情形一去不返。

時代在翻天覆地地變化，一些場景注定要成爲古樸的歷史畫面。人們從繁重冗瑣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習慣了機器化的輕鬆享受。只是爲什麼即使日日山珍海味，也難取代味蕾記憶中那樸實家常的味道。因爲那年、那人、那景，都凝在時光裡發酵成一份獨有的情懷，咬一口，香一年。

冰雪聖火

名居人語

姚 船

對加國華人來說，二〇〇八年北京「鳥巢」上空奧運聖火仍在腦海中躍動，而二〇一〇年溫哥華冬季奧運聖火卻已在眼前閃亮，確實振奮人心。隨着二月十二日開幕日子臨近，從加國西部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市開始的聖火傳遞，眼下在冰天雪地中一路走來，已跨越大半個加拿大，穿過東部省份，回頭向着西海岸的溫哥華挺進。

這次冬奧運聖火傳遞，將創下兩個紀錄：一是火炬手最多，有一萬二千人；二是走的路線最長，有四萬五千公里。雖只在加拿大境內，但路程足夠繞地球赤道一周。加國地廣人稀，面積是世界第二，爲使更多加拿大人能目睹聖火，所以大多數小城鎮和邊遠原住民社區，都有火炬手的足印。

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國家，移民來自五大洲，所以火炬手也很多元化，別看大家穿一色的白色運動服裝，同樣戴着有楓葉圖案的紅色羊毛手套，但臉孔膚色有異，種族不同。不過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願，把火炬高高舉起，宣揚奧運精神，傳遞和平訊息。而作爲加國最大少數族裔的華人，也積極參與這項盛事。在華人聚居的大多倫多地區和大溫哥華地區，就出現好多名華裔火炬手。

當奧運聖火傳到多倫多的時候，我們看到加國首位華裔參議員利德蕙高舉火炬，走在街頭歡呼的人群中。她說，感到很高興，也很有意義。她表示要把家人爲自己拍攝下來的動人一刻印在年底的聖誕賀卡上，送給民衆。而一對林姓的台灣夫婦在不同界別同被選中，雙雙成爲火炬手。有幸高擎火炬的還有來自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移民。大家都爲能在異國他鄉和各族裔民衆同享奧運歡樂而自豪、激動。

在漫長的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近日，也出現另一類「火炬」。那是一些反貧窮組織和露宿者製作的「貧窮冬奧火炬」（Poverty Olympics Torch），並且已經在卑詩省開始「傳遞」，計劃走過十七個城鎮，在冬奧開幕前數天到達溫哥華。據組織者表示，卑詩省現有六十四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是全國各省最多；法定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八元，是全國最低，應該得「金」牌。他們譴責省政府，爲何不把金錢用在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灑在獲取虛名的主辦奧運會上？

不管如何，都無礙加拿大廣大民衆對奧運的熱情。這已是加國歷史上第三次主辦世界體育盛事——奧林匹克運動會。不少加國華人都熱切期望，二〇一〇年溫哥華冬奧也能與北京奧運一樣，取得空前成功，爲世人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值得一說宋仁宗

文史叢譚

劉建武

自稱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弘曆，自視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承認，有三個帝王，卻爲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燁，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趙禎。

關於前二人的功過是非，論說可謂已汗牛充棟，就不說了，在此只想略爲言說一下人們似較少注重的宋仁宗。

宋仁宗公元一〇一〇年生，因其之前的皇子一個個夭折，故起名「受益」，五歲封慶國公，九歲立爲太子，十三歲就承繼大統，更名趙禎，一登帝位。初初一看，幸運之神似處處關愛着他，但其實並非全然如此。一是他的老子前任皇帝宋眞宗，曾對他懷有殺機，只是在大臣的提醒下才倖免於死；二是他雖登帝位，可只是名義上的皇帝，太后垂簾聽政多年後才得親政；三是愛面子講排場的眞宗留給他的，是一個邊患多國庫空虛的爛攤子，要多難有多難。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卻作出了一系列的業績，讓後人不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宋仁宗的重要個性特徵是：對弱者同情，對世事寬仁。這既成就了他的個人魅力，也成就了他爲帝的業績。

在他一朝，出了許多名垂千秋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兩人出在唐，六人出在宋。而出在宋朝的六人，均出於他當政時期。這六人，可以說是個個名聲顯赫。時至今日，有誰不知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的大名呢？爲什麼能這樣呢？林語堂說得好，因爲這時是中國文人所處的「最好的時代」，文化氛圍輕鬆。

在他一朝，不只出大文豪，而且出大政治家出能臣出大忠臣。如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包拯，杜衍等。他支持范仲淹的新政，他寬宏大量，他在一定程度上有如今說的民主雅量，他能容忍臣子與自己爭辯，不動輒就龍顏大怒要人首級。

仁宗有個寵妃張貴妃，故爾其才能平庸的伯父張堯佐大沾其光，不只出任財政部長，而且同時還兼四大要職。爲此，衆官合起力來彈劾之，並與仁宗在廷堂之上爭論不休，楞頭青的包拯，更是態度激烈，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得仁宗一頭一臉，直氣得仁宗拂袖返回後宮。要說皇帝口含天憲，治包拯個大不敬罪易如反掌，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對張貴妃大發脾氣：「你只知道爲你伯父要官，可你知道，現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嗎？」容臣子這般與自己爭吵，還有哪個帝王能夠這樣？不是就連被稱之爲一代明君的李世民，也恨不得要了魏徵的腦袋一求清靜一顯帝王的威嚴嗎？

今人知道，柳永在歷史上是個寫青樓歌詞的高手。這個人二十幾歲時赴京應考，結果榜上無名，幾年後再考，仍是名落孫山。這讓他鬱悶之至，於是寫下了大發牢騷的《鶴沖天》，其最後的句子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事讓仁宗知道了，所以，當他第三次應考時，雖然考官錄了他，但最後關頭，仁宗臨軒放榜時，御筆一揮，劃掉了他的名字，並金口玉牙說道：「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粗略以看，似是仁宗器量狹小，何必這般計較一個小文人的牢騷之言，斷人前途。但再一想，柳永的詞句，不是大有譏諷國家大考，藐視朝廷之嫌嗎，認眞追究起來，這就不是小事一樁，而是罪名甚大了，仁宗不給他這樣上綱上線，又可以說是寬宏大量放他一馬處事寬仁了。而這件事的下文，則更有趣，因爲柳永隨後就一頭扎進青樓，寫詞賺取銀子，讓煙花女奉養他，並美其名曰，他這是「奉旨填詞」，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與皇帝竟開這樣的玩笑，在別的朝代遇上別的帝王，不掉腦袋才怪！